

【美】罗宾·霍布 著

ROBIN HOB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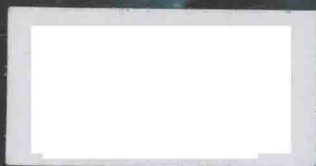
麦全 译

THE LIVESHIP TRADERS

魔法活船



三部曲I 命运之船（上）



SHIP OF DESTINY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

THE LIVESHIP TRADERS
魔法活船

三部曲III 命运之船（上）

【美】罗宾·霍布 著
ROBIN HOBB

麦全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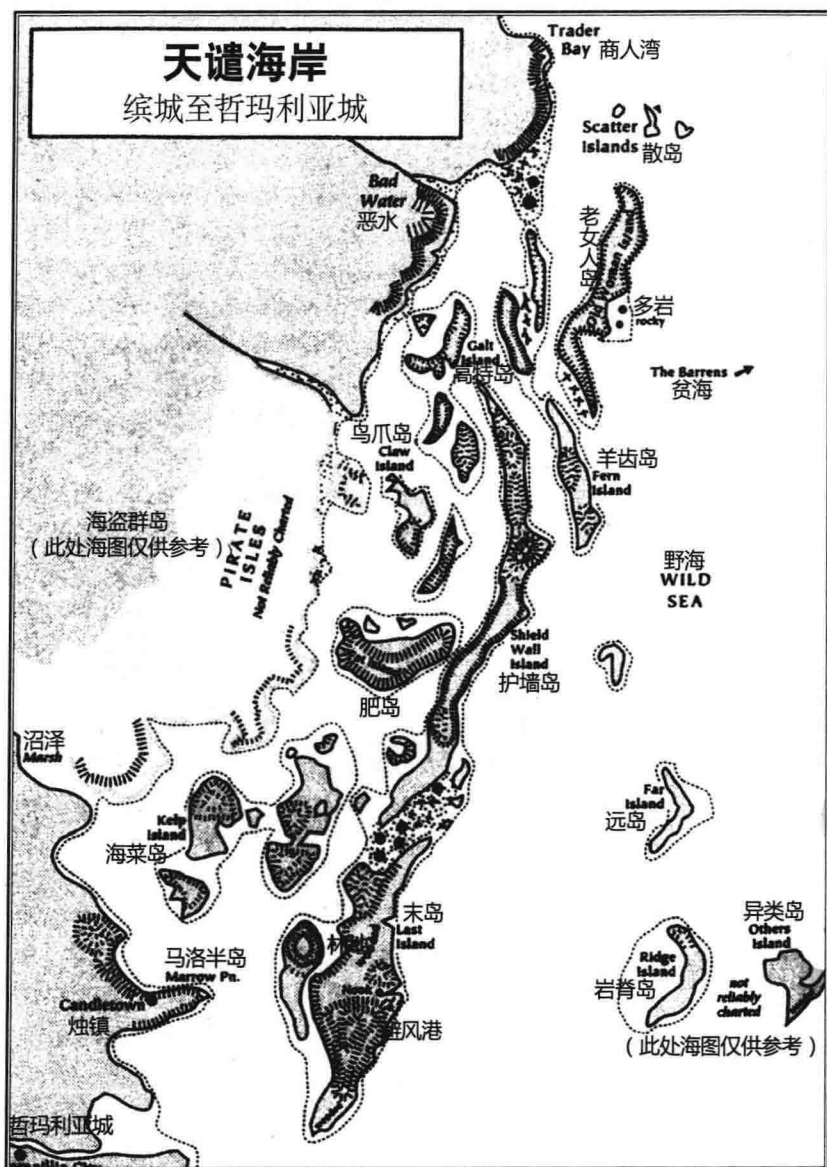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谨献给

珍恩·强生 (Jane Johnson) 与安·葛罗尔 (Anne Groell)

感谢二位关心备至，坚持要我做到对为止。

天谴海岸

宾城至哲玛利亚城



Contents 目录

上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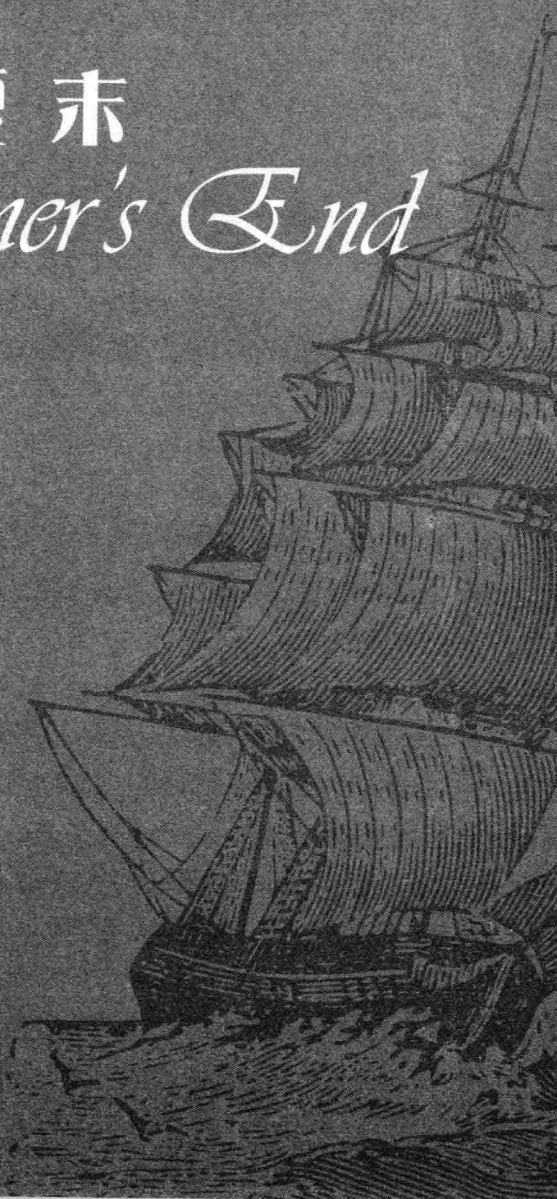
Summer's End 夏 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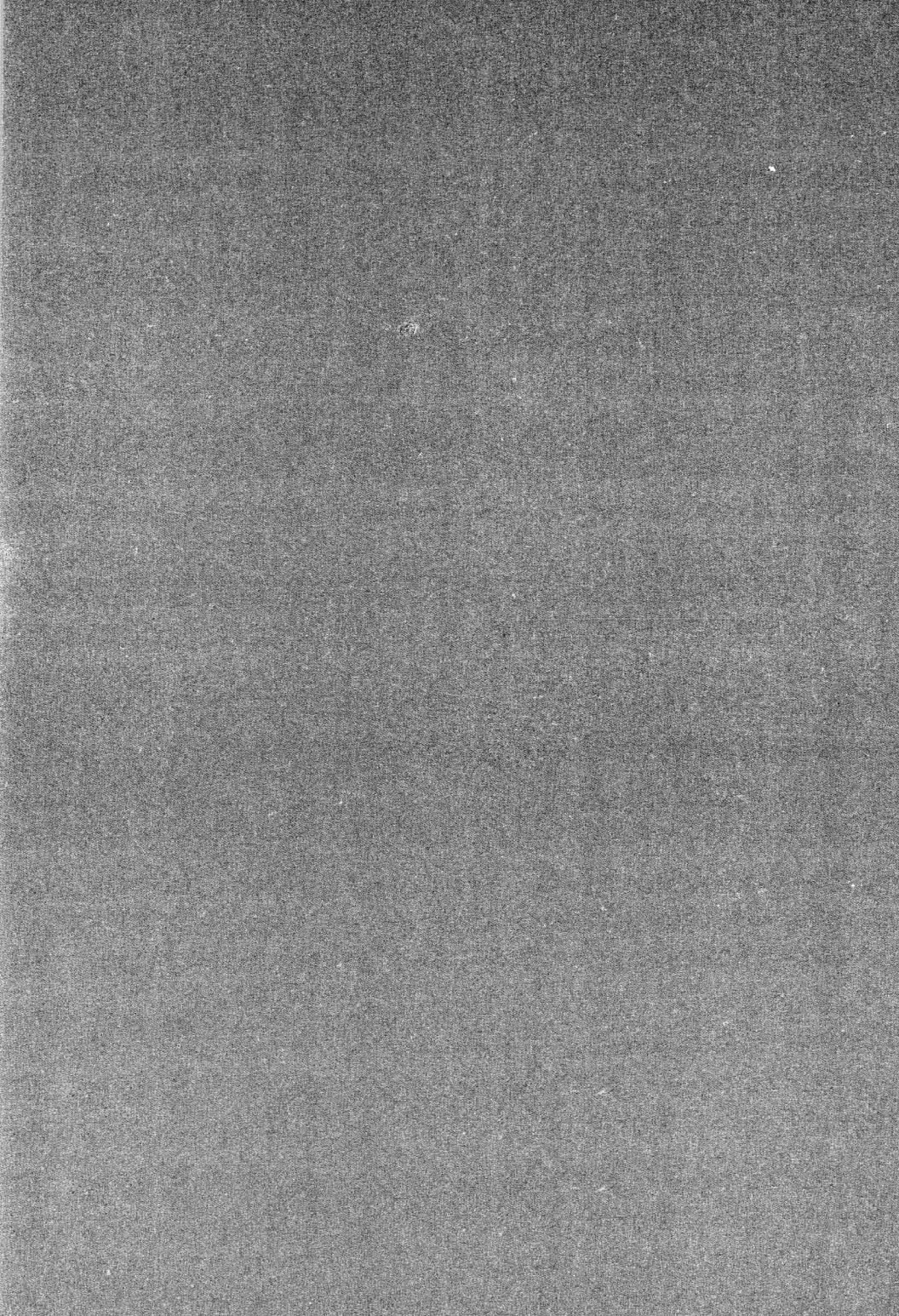
<i>Prologue: The Who Remembers</i>	幕 起	存古忆	003
<i>Chapter One: The Rain Wilds</i>	第 一 章	雨野原	011
<i>Chapter Two: Traders and Traitors</i>	第 二 章	商人与叛徒	029
<i>Chapter Three: Wintrow</i>	第 三 章	温德洛	055
<i>Chapter Four: Tintaglia's Flight</i>	第 四 章	婷黛莉雅高飞	075
<i>Chapter Five: Dragon and Dracop</i>	第 五 章	派拉冈与海盗之道	087
<i>Chapter Six: An Independent Woman</i>	第 六 章	独立的女人	107
<i>Chapter Seven: Dragon Ship</i>	第 七 章	龙之船	141
<i>Chapter Eight: Lords of the Three Realms</i>	第 八 章	三界之主	163
<i>Chapter Nine: Battle</i>	第 九 章	战役	183
<i>Chapter Ten: Truces</i>	第 十 章	停火	209
<i>Chapter Eleven: Bodies and souls</i>	第 十 一 章	身体与心灵	229

Winter 冬

<i>Chapter Twelve: Alliances</i>	第 十 二 章	盟友	253
<i>Chapter Thirteen: Surviving</i>	第 十 三 章	求生	275
<i>Chapter Fourteen: Dirtytown</i>	第 十 四 章	分赃镇	307
<i>Chapter Fifteen: Serpent Ship</i>	第 十 五 章	蛇船	339
<i>Chapter Sixteen: Tintaglia's Bargain</i>	第 十 六 章	婷黛莉雅的条件	357
<i>Chapter Seventeen: Dirtytown Negotiations</i>	第 十 七 章	缤城协商	377
<i>Chapter Eighteen: Loyalties</i>	第 十 八 章	忠心耿耿	401

夏 末
Summer's End





Prologue

She Who Remembers

幕起

存古忆



她心想着：要是她这一生完美无缺，不晓得会是什么模样？

她从蛋壳里孵出来的那一天，还来不及扭着身体爬过沙滩，扑到凉爽的咸咸的海水里，就被抓走了。存古忆命中注定，必会将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地记在心里，因为“记忆”是她最大的功能，也是她之所以存在的原因。她，存古忆，乃是记忆的载体，而且她所记得的，不只是自己的生命——她不仅记得自己在蛋壳中孕育成形之后的每一天，连她之前一代又一代祖先的记忆，也都藏在她的身体里。她这个家族，从海蛇破壳而出、结茧、破茧成龙，之后龙又生蛋，这所有的记忆，都归她所有。并不是所有海蛇都像她这样生来就具有如此的禀赋，也可以说，并不是所有的海蛇都有她这么沉重的负担。只有极少数的海蛇身体里烙印着海蛇一族的全部记录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有这么少数几条海蛇也就够了。

她的起始很完美。当时她的身体玲珑光滑，覆着鳞片，柔软敏捷，称得上无瑕。她用鼻吻的“蛋齿”破壳而出。她算是孵化成熟得晚的，同一窝的其他海蛇早在她之前便破壳而出，已行过干沙、并在干沙上留下让她追随的痕迹了。大海召唤着她，每一波海浪打来都使她迷惘陶醉。她开始了自己的旅程，在炙热的艳阳下爬过干沙，闻着大海湿润且刺鼻的味道。耀眼得难以直视的粼粼波光俘获了她的心。

只是她却无法走完那一趟行程。

因为异类找上了她。它们将她团团围住，用厚重的身体挡住她爬向大海的去路。接着它们将扭动挣扎的她从沙地上拾起，将她囚禁在悬崖上山洞里的潮池中，那里只有涨潮时才会有水。它们给她的食物通通是死物，从不让她自由游动。她从未跟着其他海蛇游到南边海水温暖、食物丰富的地方居住。她从未有过自由的生活，所以她的体型与体力都无法与一般海蛇相比。不过她还是长大了——长大之后，原本还算宽裕的水池变成了拥挤的水洼，挤到连要保持皮肤与鳃盖湿润都很困难。由于她无法伸展，只能盘着，所以肺部一直受到挤压。又由于她排出毒液与排泄物，因此水洼的水总是污秽脏臭。她成了异类的囚犯。

自己在那里拘禁了多久？她无法计算，不过她感觉，这时间像平常海蛇的好几辈子一样长。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感受到必须迁徙、北移的召唤。每当此时，身体里就涌出一股力量，静也静不下来，接着便生出一股强大到无法抑制的欲望，想要去找寻自己的族类。每当此时，她喉间的毒囊便涨满欲破，令她疼痛。到了那个地步，她就算想休息也休息不了；充塞在毒囊里的记忆恨不得释放出来，然而她却只能焦躁地在那个小小水洼里变换姿势，并立誓一定要报复那些囚禁她的异类。每当此时，她对异类的仇恨最深。接下来，她的毒囊涨满、毒液溢出，使水里充满祖先的记忆，每次掀动鳃盖呼吸，她都会因为水中祖先的记忆而心悸不已。这时，异类们就来了。异类来到她的囚牢，抽出水洼里的水，狂饮着，一直喝到晕头转向为止，接着在满月的月光下胡乱预言彼此的未来——那些异类啊，它们偷走她的族类的集合记忆，并以此来推断未来的走向。

后来那个两腿兽，温德洛·维司奇，把她救了出来。温德洛·维司奇之所以来到异类的岛上，是为了帮异类收集大海留在沙滩上的宝物，而异类的回报，则是为温德洛预告他未来的命运。直到现在，她一想到这里，还是气得触须涨满毒液。异类之所以能够预言，不过是因为偷取了她对于过往的记忆而多少揣测出未来的雏型罢了！它们才没有透视未来的禀赋呢。存古忆想，若真有，那

么它们一定早就阻挡了温德洛·维司奇！可是异类没阻挡他，反而让他找出存古忆，并将之救出。

虽然存古忆的皮肤曾与温德洛接触，虽然两者的记忆通过她的毒液混合在一起，但是她仍无法了解那个两腿兽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之下放走自己。那种生物的生命太过短暂，他的记忆甚至无法在她的身体上留下印记。不过她感觉得出他既担心又痛苦，也知道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她。生命如此短暂的生物竟拥有这样的勇气，使她颇为感动。出洞之后，异类把他们两个包围起来，于是她将它们全都杀了。后来她发现那个两腿兽很可能会死在孕育万物的大海里，所以出了点力，将他送回他的大船去。

存古忆又一次把鳃盖张得大大的，尝到水里有一股神秘的味道。她的确将那两腿兽送回大船去了，但是那艘大船极为害怕，甚至还攻击她。大船行过水面，银壳在水里留下特殊的气味，她跟随着大船，啜饮着若有似无的迷茫记忆。

那艘船散发出气味。但这气味并不应该属于船，而应该属于她的族类。跟随那艘大船至今已有十二个潮汐，但是她仍想不出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船这种东西她了解甚深。古灵就有船，只是跟那艘船不同。她曾经身为龙的记忆让她知道自己的族类经常为了好玩而低飞、拂过大船的上空，使得大船因为巨翼掀起的大风而剧烈地摇晃。船本身并不神秘，但是那艘船却很神秘。船怎么会散发出海蛇的气味？况且那艘船散发的还不是普通海蛇的气味，而是存古忆的气味！

她虽对此感到好奇，但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责任。她的责任感强烈到近乎本能，比想要进食，或是想要繁衍的驱动力更强。时机已到——说得更确实一点，其实时机已过。存古忆早该置身于自己的族类之中，领着大家走上她清楚记得的迁徙之途，并以她浓烈的毒液，将众海蛇冬眠的记忆刺激醒转。这股非做不可的生物动力在她的血液里奔窜。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。她再度咒骂自己扭曲变形的金绿色身体。她竟只能用如此笨拙的动作在水里扭动，而且一点耐力都没有。与其自己游动，不如跟在船后，让船后水波自然而然地将她拖着向前，这样容易得多。

她跟自己达成妥协：只要银船的航向与她的去向一致，她就跟在船后走。现在的她力气不够，耐力也不够，所以要借船的动能一用。此外，她还可借此机会思索、甚至解开船的谜团。不过，她绝不会因为这个疑问而忘了自己最重要的目的：等到船行到靠近岸边之后她就要离去，以便寻找自己的族类了；她要与一群群的蛇团会合，并引导大家沿着大河上溯到结茧地。明年此时，小龙就会跃跃欲试地乘着夏风飞翔。

这就是她在那十二个潮汐之间跟随着银船而行时的想法。第十三次潮汐的潮水涨到一半时，有个既陌生又熟悉到使她心痛的声音触动了她的皮肤——那是海蛇的叫声啊。她立刻挣开了船后的水波、潜入深处，以免被丰境表面的水波干扰。存古忆也叫了一声，只是接下去却苦苦等不到回应。

存古忆失望至极。莫非方才那声是她的幻听？她在囚居之时，有时苦闷难解，忍不住再三叫喊，叫到连山洞的洞壁都回响着她的悲痛。一想起当时的苦涩，她不禁眨了眨眼睛。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她睁开眼睛面对自己的孤独，毅然决然地转身去追逐那艘算不上是同伴，但却是她唯一认识的银船。

为了重新追上银船，她赶着游了一小段路，这使她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躯体有多么疲惫。她是硬逼着自己追上来的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她疲惫全消，因为她看到身旁闪过一条白色海蛇的身影。那条白海蛇似乎只是一味地追逐银船，根本没注意到她在船后。想必白海蛇一定是被银船的奇怪气味扰乱了心智。存古忆的心高兴得狂跳起来。“我在这里！”她对白海蛇呼喊道，“这里。我是存古忆。我终于来找你们啦！”

白海蛇那厚实的苍白身体毫不费力地波动、游向前去。存古忆都出声叫他了，他却头也不回。存古忆目瞪口呆地望着他，急切地朝他追过去，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疲惫。她拖着身躯追他，每一次扭动都使她累得喘气。

白海蛇紧紧跟随着银船。他溜到银船底下的阴暗处，对着船板喃喃地哀诉，但那都是些胡言乱语，听不出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他的触须稍微竖起，一股若有似无的苦涩毒汁散在他身边的水域中。存古忆注视着他那毫无道理可言的行为，心里慢慢冒出了恐惧。她灵魂最深处的直觉告诉她，绝不能与那样的海蛇接近，

因为如此古怪的行为，不是疾病，就是发狂所致。

然而那条白海蛇是她自孵化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同类。同类相吸的吸引力比直觉的反感更为强烈，所以她终究还是凑上前去。“你好。”存古忆怯怯地招呼道，“你在找存古忆吗？我就是。”

白海蛇闻言，巨大的红眼顿时冒出敌意，不住地旋转起来，并以嘎哑的声音厉声对她警告道：“我的！我的。我先看到，我吃。”白海蛇将触须竖立、贴住船壳，将毒液进射在船壳上，并对银船要求道：“喂我。给我吃的。”

存古忆赶紧退开。那条白海蛇继续挨着船壳，不停地磨蹭、求食。存古忆察觉到银船散发出一股隐隐约约的焦躁气味。这真是奇怪。眼前的场景古怪得有如梦境，同时也像梦境一样，让她仿佛一眼就参透，但细细思量又觉得说不通。难道说，银船真的对白海蛇的毒液和呼喊有所反应吗？不可能，这真是太荒谬了。银船的神秘气味令白海蛇和存古忆都茫然不解。

存古忆抖抖触须，感觉到触须涨满了强力的毒液，这个动作使她感受到自己力量强大。她与白海蛇并排而游，只见白海蛇比她大得多，肌肉结实、敏捷又见识广博。但是那些都无所谓，她照样能杀死他。虽然她身体扭曲变形，也没什么实战经验，但是以她的毒液之强，她照样能让白海蛇瘫痪并沉入水底。下一刻，她更意识到自己的能耐不止于此——她可以在让他顿悟的同时也让他活命。

“白蛇！”存古忆叫道，“你乖乖听令！我们族类过去的一切记忆都载于我身上，现在我就将这些记忆分送给你，好让你自己的回忆变得更加丰富。你准备接受吧！”

白海蛇根本不理睬，他并未摆出准备接受毒液的姿势，但是存古忆才不在乎；将记忆分送出去乃是她的天命，她就是为此才被孵化出来，而白海蛇乃是世上第一条接受她的禀赋的海蛇，管他喜不喜欢。虽然因为身体残废而游得笨拙，但是存古忆照样朝白海蛇冲过去。白海蛇以为她要对付他，因而转过头、触须竖起。她并不把他那稀薄的毒液放在眼里。存古忆以笨拙的姿态冲上去，缠卷白海蛇，同时抖开触须，一下子将最强烈的毒液通通释放出去。这种毒液

会暂时压抑他的心智，好让潜藏于深处的意识浮现出来。白海蛇猛烈挣扎，接着突然变得像木头一样僵硬；他那一对旋转不止的红眼静止，但是并未阖上，而是惊骇地从眼窝里凸了出来。最后，他张开嘴巴想要吞一口水。但是还没来得及吞下，他就再也动不了了。

存古忆什么也不能做，只能抱住他。她缠卷住白海蛇，带着他在水里飘荡。船开始离他们远去，存古忆任由船走远，心里倒没什么遗憾。银船虽隐藏着重重秘密，但是这一条活生生的海蛇可比那重要得多了。她抱着白海蛇，扭着脖子以便与他对望。她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旋转，之后又不动了。她抱着他，护着他，让他的心灵逐渐吸收整个族类宽广长远的历史。一时间，她任由他浸润在那些记忆之中。之后她将白海蛇放松了些，再释出较温和的毒液，让他心灵深处的意识平静下来，以便令他自己的短暂生命回到思绪的表层。

“要记住啊。”她轻声说道，将所有祖先的重任传交给他，“铭记于心，不可忘却。”她怀里的白海蛇仍然一动也不动。她感觉到他从头颤抖到尾，接着他自己的生命突然重新占据了他的心灵。他的眼睛突然开始旋转，凝视着她，同时头猛然后退。这下想必白海蛇是要出言感谢她了。存古忆静待着。

可是白海蛇的眼神里颇有指责之意。

“何必？”他突然质问道。“都到了这个程度，你又何必点醒我？如今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太迟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为何不能无知地死去？就算我不知道自己可能拥有的生涯又如何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当野兽？你为什么不放过我？”

这番话使得存古忆惊吓得松开他。存古忆一松开，他便猛一甩尾、不屑地挣脱她的怀抱，笔直地窜走。存古忆并不确定 he 到底是逃了，还是抛弃了她，就连想到这一点都让她觉得难以忍受。唤醒他的记忆理应让他充满喜悦、领悟到生命的目的，而不是使他变得既失望又忿恨啊！

“等等！”存古忆叫道，但是黯淡无光的大海深处吞没了他的身影。她明知自己的游速无法与他比拟，却仍笨拙地在水里摆动、想要追上他。“还不至于太迟！无论如何，我们总得试一试！”存古忆对着空虚的丰境喊道。

可是她再怎么喊也没用，因为他已经将自己丢开。她又是孑然一身了。但她不愿接受这个现状。她的躯体奋力但笨拙地在水中游动，嘴巴大张以感觉他游走后散发在水中的气味。然而那气味越来越微弱，终至完全消失。他游得太快，而她的身躯太残弱。她心里失望得无以复加，这感觉几乎比她自己的毒液更麻痹心灵。她再次尝了一下水味，如今水里没有一丝海蛇的味道了。

存古忆拼命地找寻白海蛇的气味。她划着海水绕了一大圈，最后终于找到他的气味。她雀跃兴奋，大力甩尾以便加快速度，下定决心一定要追上他。

“等等！”存古忆高声叫道，“请你等一等。你与我，我们族类若要生存下去，就只能靠你与我了！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呀！”

海蛇的味道越来越浓。水中有个思绪朝她散发过来：“我们族类若要生存下去，就只能靠你与我了！”一感觉到这个思绪，存古忆就变得更有活力。

“我来找你了！”她承诺道，顽固地冲向前去。然而当她抵达海蛇气味的来源时，却没看到什么海蛇，只看到头上有个银色船壳划过水面。

Chapter One

The Rain Wilds

第一章

雨野原



麦尔姐将凑合着拿来当船桨用的木板插入闪着亮光的水里，用力一划，于是小舟往前移了几英寸。她赶快将杉木板换到小舟的另外一边。不过换到另一边时，木板滴下来的水落在小舟里，麦尔姐看了皱起眉头。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她没找到真正的船桨，只能拿杉木板凑合凑合。若是只划同一边，小舟只会原地打转。说不定此时河水已经开始腐蚀脚下的船板了——麦尔姐不愿再多想。就这么几滴雨野河的水，总不至于有什么大碍吧？相信船壳外那一层白色的金属粉末应该可以保护小舟不被河水蚀穿。但这也说不准。麦尔姐努力排除这些杂念。反正这一趟路也不是很远。

她四肢酸痛。为了回到崔浩城，她划了一整晚，如今只要她强迫自己的手脚多使点力，早已酸软无力的手脚就会颤抖起来。她再度鼓励自己，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。小舟慢得令人气闷。她头痛欲裂，但最糟的还是额头上的伤口由于正在愈合而痒得不得了。为什么伤口总选在她两手都不得闲的时候发痒？

她控制小舟，绕过雨野河岸的巨大树干和蔓生的树根。头上尽是雨林的枝叶交织而成的树冠，很难看到夜空中的繁星，但偶尔还是会有星星透过枝叶隙缝，对她眨一眨眼。

坐落于大树上的崔浩城灯光闪耀，那是温暖安全的保证。最重要的是，

只要到了崔浩城，她就可以休息了。

周遭夜色仍然深浓，树梢高处传来鸟鸣，朝阳开始照亮东方的天空。阳光还要再过好一会儿才能穿透浓密的树冠，而即使如此，也不是一下子大亮，而是只见到带着水气的朦胧雾光。不过白天时，宽广的河道剪过密林之处，乳白色的河水则会闪耀着银色的光芒。

小舟的船首突然卡在隐没于水中的树根上。又来了。麦尔姐咬住舌头，免得自己因为沮丧而尖叫起来。在这儿，水上、水下尽是明显或暗藏的障碍，她的船一次又一次地被漂浮的枝条或是水下的树根撞歪了方向。她抬头望着崔浩城逐渐黯淡下来的灯光。感觉上，那些灯光好像不比她刚出发时近了多少。麦尔姐换了个姿势，探身到船外，用杉木板抵住水里的障碍物，使劲一推，总算把小舟推开。她再将木板换到小舟的另一侧，划了一下，小舟这才绕过了障碍物。

“你为什么不把船划到那里去？那里树比较少。”大君大刺刺地问道。这位不久前还统治哲玛利亚全国的统治者，此时正坐在船尾，屈起的两膝几乎顶到下巴。他的侍臣凯姬则坐在船首，怕得缩成一团。听到这话，麦尔姐头也不回，冷冷地说道：“等到你肯拿起木板帮忙划船，或是帮着掌舵时，才有资格跟我商量要怎么走。但若是连这点都做不到，那你就闭嘴吧！”那个少年大君只会不可一世地摆威风，论及实事却什么都做不来，麦尔姐已经看他很不顺眼了。

“就算是笨蛋，也看得出那边障碍少，船可以走得快。”

“是哦，走得快。”麦尔姐应和道，“如果船被河心的急流卷进去的话，走得可就更快了。”

大君气愤地哼了一声。“我们既然在上游，那不正好需要急流的助力？我们大可顺水而下，早点到达目的地。”

“问题是，我们很可能会控制不住小舟，一下子顺过了头。”

“还有多远？”凯姬可怜兮兮地问道。

“你也有眼睛，不会自己看？”麦尔姐没好气地应道。她将船桨换边时，